

江畔即景

南 帆

我已经在福州市闽江江畔居住多年,寓所的窗户就可以看见江流。每天早晨用力拉开窗帘,哗的一声。然后,一条大江调皮地跳到窗框之上。阳光灼亮,江流闪闪发光。我松一口气。拉开窗帘之前,我时常浮出一个奇怪念头:一夜之间,这条大江会不会突然消失了?拉窗帘的动作常常用力过度,夸张仿佛是在掩盖内心惊慌。当然,大江始终在那儿,不疾不徐地流动,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想多了——窗前的水流纹路之中隐藏着嘲笑。有时,江流迟缓,水波不兴,似乎还在酣睡。江边大榕树下一个晨练的老者试图唤醒这条大江。他的方式是用力的拍打自己的臀部发出巨响。从寓所的窗口看下去,老者发出的声音与动作并不同步。他已经开始做第二个动作了,第一个动作的声音才传上来。大江什么时候醒来?

向东展望的时候,寓所的窗口曾经可以看到,大江绕出一个弧线奔流而去,最终隐没在烟波浩淼之中。长长的马路沿江岸伸展,一串串车辆迅疾而过。然而,现在窗口的大江被遮去一小半。窗外一幢二十多层的大楼拔地而起,切断了视线。这是一幢银行大楼,比我的寓所要高出许多。早晨的太阳必须越过银行大楼,才能惠及我的寓所。夜晚的月亮从大楼的剪影背后缓缓升起,仿佛是银行放出的一个气球。

这一带号称城市的金融街,矗立许多幢高低不一的金融大厦。“金融街”这个概念很迟才传到我居住的城市,所幸的是还能在江滨找到落脚之处。与上海的外滩不同,我所居住的城市对于江滨迟迟没有感觉。我迁到这一带的时候,江边仍然是一个荒凉的所在。几棵大榕树之间有些空地,夜间停放了二十来辆城市垃圾袋的大卡车。江岸与滩涂几乎联在一起,一丛丛长长的茅草与一堆堆的碎石。江水哗地扑上来,然后无趣地沿着碎石的间隙回到江里。

金融街的建成似乎不过几年时间。那时我常常在这一带遛狗。家里养了一只拉布拉多狗,肥胖而顽皮,力气又大,只有我牵得动它。每一次套上绳圈出门,它都激动得直喘气。我一个人牵一条大狗穿行于灯光黯淡的街道,偶尔才会遇到一个面目模糊的行人。众多金融大楼还是一幢一幢巨大的水泥模型,玻璃幕墙正在从顶楼慢慢往下安装。这条狗从未设想进入金融街的哪幢大楼当总经理,而是直扑路边几棵刚刚栽种的小树或者金属的路灯柱子,不厌其烦地蹬起腿撒几滴尿。这是一条狗宣示主权的隆重方式。有一天晚上,它似乎走累了,要赖躺在马路中央不动,伸出舌头喘气,用力拖也不肯起来,幸而那时的马路上没有车辆往来。

不清楚金融街积攒了多少财富,那些大楼不少年轻人进进出出。传说一个大亨计划在金融街旁边盖一幢一百多层的大楼,宣称要挑战亚洲的高度,当年几家小报似乎还刊登了消息。我估算一下,如果将这幢大楼横过来,它的长度充当一座跨江大楼肯定绰绰有余。后来听说大亨的资金有些问题,大楼压缩为五十层左右。不久之前我驾车路过那里,似乎还是一个荒芜的工地。蓝色的工地大门紧闭,没有见到工人和车辆出入。

靠近端午节的时候,江上会传来噍噍的鼓声。划龙舟训练开始了。龙舟的出現使整条江急促起来。机船还未出现之前,龙舟代表了水中的最高速度。龙舟速度并非个人所为,而是村庄里最为强壮的男子共同制造的。村庄之间的龙舟赛事至为重要。昔日的龙舟比现在讲究得多。整条龙舟刷上白色油漆,描上一条龙,再画一只凤。龙

舟前面的龙首是出征之前安上去的。必须有一个龙首的祭拜仪式,水果三牲,焚香叩首。香烟缭绕之中一阵响亮的鞭炮,然后抬出龙首沿街游行。龙首瞪圆鼓出的两眼,威风而且狰狞。昔日往往有一个人站在船头挥舞龙旗与噍噍的鼓声一起控制划浆的节奏。他的身体一伸一缩,如同醉人的摇摆舞。

龙舟赛事产生纠纷是常有的事。相互碰撞甚至翻了船,挥舞木桨对打。对于名次的排列有争议,一气之下将锦旗扔到了江里。一个大老板出钱赞助家乡的龙舟赛事。颁奖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村庄居然不是第一名。他接过亚军奖杯用力掷到主席台下面的江水里,在一片哗然声中扬长而去。比赛的是龙舟,没有点脾气哪行!

与我站在窗口不同,鸟儿是在空中看到这条大江。或者说,鸟儿感兴趣的仅仅是这条江出海口沿岸的一片狭长的湿地,大约2400公顷。湿地滩涂上各种小蟹小鱼窸窣窣地穿行扑腾,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贝壳类动物。绿色的植物绵延起伏,大片红树林的树根悬空地扎入沼泽地。这个地方是一大批候鸟的乐园。这些候鸟往返于澳大利亚与西伯利亚之间。如此漫长的空间距离,约2400公顷的湿地如同一枚针尖大小。可是,候鸟从空中一头扎下来,准确地栖息在这里。它们要休养生息一段时间。这片湿地的常驻居民是五万只左右各种类型的候鸟。有的候鸟悠闲地漫步滩涂寻觅食物,有的把鸟喙探入水中急促地搜索,有的浮在波浪之间起伏,有的把头埋在翅膀中睡觉。偶尔它们发现了险情,数千只鸟瞬间一起飞到空中,密密麻麻地遮没了天空的一角。它们在海风中一起拐一个弯,一大片挥动的翅膀和白肚子突然转了过来。

候鸟之中有许多白鹭。白鹭分大白鹭、中白鹭、小白鹭。大白鹭长长的脖子,脖子中段有一个明显的喉结,缩起脖子打盹的时候看不见。一些白鹭脱离了这一片湿地溯江而上,移居到我的寓所附近的两棵树上。与邻居聊天时发现,他们也在关注白鹭的动向。邻居在后窗架起一台相机,每日拍摄白鹭的起居。他们观察到白鹭的作息时间是,早晨四点多就飞出来了,晚上七点之前回到树上。根据精确的计算,两棵树上栖息了四十六只白鹭,三十九只是纯白的,七只带有灰斑。

一天傍晚,我散步到白鹭栖息的两棵树下,试图验证邻居提供的白鹭数目,顺便窥视它们的居家方式。我意外发现,树上已经寂然无声,一只白鹭也没有了。疑惑之间,突然见到树下的阴影里坐着一个核酸检测工作人员。他身穿一套白色防护服,俗称“大白”,看起来如同一只硕大的白鹭。他也疑惑地看着我,以为我是来做核酸检测的。

我猜或许“大白”吓走了白鹭。哪儿来的这么一个大家伙?“大白”的体积超过了十只白鹭的总和,四十六只白鹭连忙拖家带口一起迁走了。然而,这几天发现,白鹭又迁回那两棵树了。不知它们躲在哪儿观察了一段时间,没有察觉致命的威胁就解除警报返回家园。白鹭肯定已经弄清楚,树下那个“大白”飞不起来,不会到树上抢占它们的寓所。

少年的时候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会在窗口与这条江无言相对。当年这条江是我的游泳场。因为住得远,我只能在午后匆匆忙忙赶到江边,迅速脱下衣服卷成一团放在龙眼树下,两只拖鞋搁在上面,不放心再搁上一块砖,然后争分夺秒地跳到江里。午后的太阳刚刚

还明晃晃地悬挂在天上,怎么就要沉到起伏的山脉背后了?发凉的江风吹得皮肤开始起鸡皮疙瘩,只得恋恋不舍地上岸回家。一个夏季过去了,所有的小伙伴都晒成一条条泥鳅。哪一天开始,居然仅仅愿意坐在窗口而不跳到江里去?

坐在窗口觉得,这条江隔得多远呵。下楼,出小区大门,还得穿过一条马路,然后是一片江滨公园,还得下好几级台阶才能碰到江水。要用脚趾头在江里撩出一个水花吗?当然,谨遵医嘱,锻炼身体。然而,不是有健身房吗?健身房里配备了各种器械,譬如跑步机,或者原地不动的自行车。我们愿意和零件装配起来的器械打交道。器械上那一块小屏幕会显示出刚才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对了,医生也说游泳是最好的运动方式。那么,到游泳池去吧。游泳池里的水蓝汪汪的,弥漫出消毒水的气味。这条江有什么味道?想不起来,太久了。

偶尔在江滨遇到一群玩无人机的少年。他们熟练地操纵遥控器,无人机呼地一声从地面起飞,悬停在半空,然后忽左忽右,灵活得如同一只大蜻蜓。另一种无人机是体验式的。戴上一副VR眼镜,安装于无人机的摄像镜头转换成VR眼镜之中的视野。这种无人机可以疾速蹿到空中,也可以贴着地面飞行,甚至从一个小小的孔道里钻过去。这些少年利用无人机上的摄像机拍摄了许多照片与视频。江流回旋,两岸密密匝匝的楼房如同一簇又一簇的珊瑚,几座跨江大桥像是细细的火柴杆搭起来的。无人机开始下降,滑过两岸的璀璨灯带、通体晶亮的大楼和路面上连成一串的车灯。落地之前,无人机顺便拍下一幢银行大楼四十层办公室里的人正在干什么。

这些少年言辞老成,一副什么都懂的神气,对于遥控器屏幕上的各种符号如数家珍。我们聊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到,问起他们哪一个曾经在这条江里游泳过。没有。没有哪一个人表示出兴趣。没有哪一个人关心这条江的潮汐、滩涂、白鹭。没有人想把身体泡在江水之中,挥臂击水,听一听浪涛拍打在脸颊上的声音。他们双脚站在江滨,看到的江水却是收缩在摄像器材的镜头里面的。现在,我拥有的是窗口的视角,他们拥有的是空中的视角。我们都不再有水面的视角了。



大围涂（油画 局部）单飞达

缘悭一面涂知免

彭 伟

打工。魏建功先生发现他的困苦,激动地向韩德馨(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学家)等同乡学习,又取出20块钱助他暂渡难关。徐先生追忆恩人时,话声嘶哑,一度哽咽。

许是魏先生的影响,徐老尤重乡情。通话意犹未尽,他在惊蛰日又书长札,表示家乡来信让他感到亲切、温馨。信末又言:“写了这么多,可见我是多么高兴认识你。愿我今年能再回如皋时看见你。”此非客套,就在电话聊天结束时,他也约我赴宁,去他府上喝罗宋汤。我未把见面当回事,觉得徐老会像周有光先生那样长寿,来日方长。

随后的数月,我俩已尽去生分,无话不谈。徐老谦逊谨慎,他郑重其事地告知:青年人没有亲历抗战往事,希望我不要为他写传,即便要写,尽量从简。我趁机向他约稿。徐老陆续寄来回忆朱自清、冯至、闻一多的旧文,我一刊出。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徐老身体稍好,便撰文两篇回忆家乡——《我故乡的三位老师》《避寇·乡居》(见诸2015年7月2日、9月21日《如皋日报》)。我有幸成为第一个读者,真切感触到徐老的乡情。样报寄去南京,徐老认真真阅读,他还向张子清教授(南通人)推荐《如皋日报》。他俩瑜扬报上的地方掌故,颇具

特色。我既愧作又感激。

令我感激的还有徐老的教学,就像他的译作,语言浅显,不失内涵。我写的字,有些扭扭,像熬不出头的小媳妇。于是,我写信惯用打字。徐老“鼓动”我动笔。我硬着头皮写去一通。他幽默地勉励道:王羲之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写字的。你用笔写的信……笔划更舒展一些就更好了,多加强信心。我由此憬悟,乐意书写。还有编文,他发现给我的散文发表时,略有修订。他未生气,更未诘责,只是让我读读他回忆朱自清先生的文章。徐先生早年编辑《大国民报》,约来朱先生的佳作,发稿时将

一早送儿子到学校,负责照顾班上孩子生活的吉布斯夫人专门把我叫住,说有事相商。她告诉我,新年临近,学校照例要组织一次集体活动,带孩子们去市区的剑桥艺术剧院看演出,家长可以陪同,但需要自己付演出票的钱,问我是否同行。其实我前一天已收到学校办公室的群发邮件通知,吉布斯夫人担心我初来不久,错过通知,所以再来当面询问和确认。她进一步介绍说,孩子们将要去看的是Pantomime。

“你知道Pantomime吗?”她特意问,因为这个名字有点老了。

我恰好知道。这是英国圣诞期间童话剧演出的娱乐传统。我手头正在做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有些历史的背景正好与此有关。Pantomime原是一类较为俚俗的民间娱乐表演,儿童观众的加入使其声名大扩,形式和技术上也有革新。此词中文似较难译,既有滑稽闹剧的意思,又非一般的民间杂耍,尤其19世纪以来,逐渐发展为新年童话剧的剧场传统,却又保留着民间娱乐的闹剧意味。就勉强称之为童话闹剧吧。它与儿童观众的结盟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大概是英国作家J.M.巴里的童话《彼得·潘》。这个作品最初的大名,是由表演而非印刷得来。Pantomime表演有几个传统的特点,最典型如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以及与观众的调笑互动,都体现在《彼得·潘》最初的演出中。1904年《彼得·潘》首演以来,有个最知名的场景:小仙子叮当因喝下毒酒,即将昏迷死去,死前透露,只要孩子们相信世界上有仙子,她就能复活。随后,彼得·潘向台下观众发问:你们相信吗?如果相信,请拍拍手。当满场观众齐声拍手发出热烈回应,叮当也随之复活,戏剧演出的气氛被推向了高潮。实际上,演出之前,这个设计曾一度让人担心:万一观众不配合而冷场怎么办?要知道,在正统的戏剧演出中,观众往往是严肃的。后来证明这个环节成功极了,它成了后来人们谈论《彼得·潘》时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我从没有机会现场观看这样的童话闹剧表演。我对吉布斯夫人说,我会跟孩子一起去,顺便去学校办公室缴纳了门票的费用。

出发当天下午,学校课程结束后,我们在校门口集合,一起坐上统一订租的双层大巴。同去的是全校一到六年级的孩子。儿子所在的一年级小鹰班被分成七个小组,除了两位老师,随行的五位家长同时还承担帮忙照料各自小组的职责。

剑桥市区小巷交织,并不适合开车,巴士开得缓慢而小心。到了剧院附近,天色已暗,又下起小雨,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我们护着孩子们,一起穿过小巷,来到剑桥艺术剧院门口。这个门真的小,夹在两边的店铺之间,几乎淹没其间。从小小的门厅穿过黑漆漆的通道,进入剧场,里面却又不小。这是一个上下两层的中型剧场,已有来自其他学校的孩子们入座等候着。出发前老师告知了每个人的座位号,我们也一一对号入座。

演出的剧名叫《灰姑娘》,很传统的剧目,却是新编的故事,老师提前就告知了。但我知道,童话闹剧的演出不同于正剧,必定夹杂着幽默搞笑的玩闹。果然,灰姑娘和父亲一出场,装束虽仍带些古意,说的却是现代人的语言和生活。她的两个坏姐姐,显然是男性演员扮演的,正合童话闹剧表演的性别互换传统。他们互相插科打诨、捉弄取笑,成为剧中毫无疑问的丑角。英俊的王子及其侍从则显然是女性演员所扮。故事里,灰姑娘化身现代环保主义者,身边有一个爱慕她的傻乎乎的邮差,她却在途中与王子一见钟情。灰姑娘的父亲是个糊涂的男爵。剧中有一幕演员与观众的互动设计,也是童话闹剧的惯例:灰姑娘一家夜宴归来,黑暗里走路。夜色中,一个幽灵悄然跟随他们左右,人人皆因夜色而不察。舞台上,孩子们熟稔而不无促狭地提醒台上人物:“鬼——鬼——就在你后面!”等到台上的人终于领悟过来,转头看见身边飘荡的骷髅,顿时给吓得昏倒。台下自是一片大笑。这样一个个出场,又一个个倒下,最后轮到灰姑娘的父亲。扮演者凯文·肯尼迪曾出演英国广受欢迎的肥皂剧《加冕街》,他饰演的这位男爵父亲,自始至终一副颓丧垮掉的样子,似乎没有什么能激起他的兴趣。舞台上,他自迈着急步,鬼在他身后晃荡。终于,在台下孩子们一再的提醒

赵霞

声中,父亲慢慢转头望向幽灵——下一刻,被吓昏的不是他,却是那个鬼!底下又是大笑。

歌舞总是童话闹剧表演不可少的元素。相比喧闹的剧情、火爆的玩笑,每当悠扬的音乐和歌声响起,实在令人感到愉悦。灰姑娘与王子一见倾心,各以歌声倾诉心怀,总算赋予了故事一点点浪漫童话的氛围。还是这类演出的惯例,舞台布景变换丰富,花样迭出,渲染出新年该有的活泼响亮、无所拘束的欢乐。

有时也看得我胆战心惊。灰姑娘的两个丑姐姐,男演员扮的,都将各自的样子往极丑里渲染,加上二人夸张的表情、姿势,极尽丑角之丑。其中一幕,二人扭扭捏捏、装腔作势地在台上逡巡,忽然“相中”台下二位陪同观演的男教师。两人迫不及待地询问他的姓名,说着暧昧的戏语,最后,其中一位丑姊竟提着裙子,奔向舞台边缘那位教师所在的角落,俯身向他献上了夸张响亮的一吻,引来大孩子们一阵起哄。其实这两个姐姐的表演者,一个是颇有名望的芭蕾舞男演员,另一个以擅长反串而在剑桥圣诞剧的表演中知名。男教师大概有点尴尬吧,答话都不响亮,但还是配合了这段表演。

我望望身边的孩子们,年长的伸长脖子,看得不亦乐乎,一二年级的小伢半懂不懂,也跟着哈哈。坐在我近旁的是懂一二年级一对兄妹的奶奶,上车前跟我打过招呼,他们一家来自以色列。我见她全程紧皱脸庞,猜想她对演出的内容大概不很满意。其实我也感到,虽然这就是童话闹剧典型的表演风格,这样的观戏还是更适合高年级的少年。随行的教师们也许习惯了,倒都十分坦然。表演结束,演员们一出来谢幕,掌声雷动,孩子们欢乐离场。

我对他们的坦然一时有些惊讶。这样的戏如果在国内公然演给孩子看,恐怕要挨板砖。有一次,我跟剑桥大学的同事闲聊,无意中提起此事。他笑说,Pantomime即是如此,虽然剧目编得一般,小娱小乐,也无伤大雅,孩子的生活观念不是由一场演出决定的。似乎也有道理。其实英国的育儿文化还是有其保守处。但这些年来,英国的童书之所以做得十分开放多元,大概也跟这样宽松的氛围有关。就剑桥童话闹剧表演的例子来看,人们似乎把保存传统的欢乐看得比道德净化的纯度更重要。在此剧的宣传中,对其基本的定位也是传统的家庭剧。当然我还是觉得,以集体活动的方式安排观看这样的演出,不是最合适,毕竟小学阶段孩子生活经验的差异与年龄差异一样大,对此无伤大雅,对彼未必如是。或许,交给家庭和了解孩子的父母去决定会更好。

观此剧,也看出上世纪后期以来席卷欧美的传统童话改编运动,十分成功。短短几十年间,对传统童话人物、结构等的戏份翻转,竟得与这些知名的童话一样自然。又或许,这种变革的基因早已埋在童话闹剧的传统形式之中。插科打诨本身就蕴含了某种解构力,就像巴里在《彼得·潘》中对达林先生的取笑,除了制造滑稽,也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反转了儿童小说中传统的双性权力关系。这种力量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隐藏得更深。我与同事布兰卡聊起儿童小说里不靠谱的男性成人角色,由此又谈及儿童故事中两性角色关系的翻转。布兰卡说,这在英国儿童故事里早已为人熟知,大家渐渐也习以为常。儿子学校的教师们对《灰姑娘》剧所持的坦然,或也可作为观。

可见故事的力量多么大。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